



第149期 · 2024年2月

非賣品

妙法寺與書法

遊人進入妙法寺，第一個接觸的字，當然是「妙法寺」三字。這三字是集王羲之的字，接下來，很突出搶眼的，就是在牆壁上這十六字——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這十六字是佛教的核心價值。當年，我默默地面對着那幅白牆！——此白白的大牆壁，一開始便似有所等待。

——等待什麼呢？

——就是等待這十六字真言。

是當年住持修智大和尚提出書寫這十六字的。我聽後，「啊呀！」一聲：「好呀，

把這十六字真言題寫在這裡最恰當呀！」

——找哪位書法家書寫呢？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陳夢標先生。他的楷書飲譽香江，而且，他為人正派，經常強調心正則字正，寫字要好好正視中軸綫，不要寫得東歪西倒。

陳夢標當年是香港書法家協會會長。

人們習慣叫他「標叔」，我年紀比他少四歲，本應叫「標哥」的，但他的學問好，書藝好，在這方面真正是叔字輩呀！

「標叔，」我曰：「我們妙法寺有一項重要書寫，想你出馬呀！」

聽了我的來意，「標叔」二話不說：

「寫多大？何時交卷！」

每字「兩尺」，原大小上牆。你看看



本文附圖，看遊人在書前「打卡」，便曉得它的比例了。這幅字，我請工作人員把兩個「敦煌飛天」的造型勾勒上去。這出來的效果很好。進入妙法寺的遊人，第一時間便在這有意思的「牆書」前拍照留念。

陳夢標先生這十六個大字，是寫得何等端莊，何等的教人「自淨其意」。

當你拍完照後，轉過身來，畧抬頭你又看到四個端莊大字——

華藏玄門

這是筆者在同一時間邀請香港另一書法高手寫的，他是方志勇，當年是香港書法家協會的主席，與「標叔」是雙劍合璧，一會長、一主席，把這協會辦得很好。方志勇是一位「絕頂聰明」的

書法好手，字體多方面。

我是很少用「絕頂聰明」四字去形容一位朋友的，畢竟能夠得上這四字者鳳毛麟角也。方志勇並為妙法寺題寫「蓮華大殿」四字，修智大和尚把這四字裝設得雍容華麗，就好像一幅字畫經過了裝裱，真係名副其實的錦上添花。這份動力，是內歛、深藏，不是一般的浮誇裝裱。

其實，在妙法寺內值得向大家介紹的書畫很多，且也很有意思的，我們曾邀請了香港十多位書畫好手寫了一批藏品，曾在觀音殿十多條柱上懸掛好些日子，後來怕受濕氣影響還是收藏起來，找個機會再作公開展覽。



瀟灑走一回

——陳夢標老師生命的慶典

書法家陳夢標先生，於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往生了！他一九四二年出生，高壽矣！

陳夢標在這一生中最教人津津樂道的，是為人正直、誨人不倦，他教的不僅是書法，且還有那做人處世的態度。

他靜靜的走了！走了半個月後，由他的子女辦了一個「陳夢標老師生命的慶典」，讓我們一眾友好午餐一聚，集體思念標叔。這肯定是陳夢標先生臨終前的囑咐——不要弄得悲切切的，生命有始也必然有終，所以我們要慶祝有幸來到人間，瀟灑走一回！

我參與這慶典聚會，並在會上向兩百多位出席者介紹了標叔為妙法寺寫下的作品。

——這真是一次畢生難忘的思念會。



聚首一堂

在「陳夢標老師生命的慶典」聚會上，不少書法界朋友都來了！圖為筆者剛好與幾位書友交談，有友人邀拍照留念。（前三位坐者，最第一位是現屆香港書法家協會主席徐貴三、中坐者便是方志勇，另一位則為同樣書藝出色的梁啟明。）這次午餐聚會，不但是別開生面，且同時讓我們欣賞到陳夢標老師幾十幅作品，甚有意思。

佛語（四）

「閒草木」

有些「佛語」，是簡約易明的——除了時代問題而產生「文字障」之外，基本上還是可以一看便明的。祇是，我們在「明白」之後並沒有把它存放在心裡，過一些時日便忘却了，這當然是可惜，所以有一句話語，喚作「溫故知新」，大抵就是針對我們這種「善忘」而說。好，今天且引用一則東山浣禪師《禪林寶訓》裡說的，那就是簡易道理——

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旨趣長，
心地不生閒草木，自然身放白毫光。

這組話不是很容易理解明白嗎？

它告訴我們：其實學佛是人人都可以的，佛門常打開也，而且內邊很有知識趣味，你進入之後便曉得，其中最重要的當是第三句：「心地不生閒草木」，即是「心無罣礙」，無謂之事（閒草木）不放在心上，自然便會得到佳趣。

「不假外求」

有「佛語」簡單一句不多說，但可以让你從中感性地去領會，如《黃蘗傳心法要》說：

「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很簡單地說出一個要點：不要作什麼向外求法，法都是自己心中的。如果你能真正正地明白這個道理，那就心明眼亮，真正的有所收獲了——滿目青山。這是一個形容詞，更教我們多加玩味的，是前一句指內——「心」，而下一句則說「外」——青山。當你在心裡得到認識之後，外間的一切會顯得明亮了。

「總持之門」

不假外求，指的便是「一切唯心造」，是好是壞，是善是惡，一切都是從心出發的，有些人不以為然地說，一切講心，這是唯心論呀！

——唯心論有什麼不好？

《宗鏡錄》裡說：

「夫心者，為諸法總持之門，作萬有真實之性，故稱第一義諦。」

這句話便實實在在地指出「心」重要，它是一切法的總持之門，即是總指揮。我們也不必盯住什麼「唯心論」、「唯物論」去論問題，我們不妨平心靜氣地想想，有什麼好事壞事不都是由心而起的？所謂「心作怪」，不就是因為「心術不正」嗎？

《正法念處經》說——

由心故作惡，由心有果報，一切皆心作，一切皆因心。心能誑眾生，將來向惡趣。這就說明問題了，有句話語說：「惡向膽邊生！」膽是什麼？「心」也。此「心」是虛實相生，既指實體，也指我們的「心意」。

「鏡中像」

我們講心，則肯定會有很多話說，而且說起來也會掀動我們不少「心意」，你看我們的漢字，對於心（或作為部首的忄），有多少？實在很多很多了，正因為如此「多心」，也說明了心之為用，大哉！隨意地打開字典看「心」字部，一開始便教你「觸目驚心」——忪、忡，連用起來便是心神不定之意。

我們來看看《大乘起信論》裡一則，不妨細細咀嚼一下，很有意思的——

「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以一切法皆從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當知世間一切境界，皆依眾生無明妄心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鏡中像，無體可得，唯心虛妄。以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

看罷上述一組話語，讓我們再唸唸這一句——

一切法，鏡中像，無體可得，唯心虛妄。

遊客好去處



尖沙咀的海濱長廊，可以說是遊客的好去處。從尖沙咀碼頭一直沿着海邊漫步，真教你目不暇給——右方是風光醉人的海景，港島區大廈林立，形狀各異，再加上背後有群山倚靠，經常聽到一些人講風水說：「背山面海！」這不就是了嗎？

沿着這海傍大道向前行去，望左邊，不時見到你的偶像——梅艷芳塑像、李小龍塑像，還有那電影金像獎女神像，一個個豎立在那裡，動人、感人，更牽動遊人「舉高雙手」——「打卡」拍照也。

李小龍塑像，把小龍的精神面貌都呈現出來了，難怪他「好唔得閒」，吸引一批又一批遊客，在世間，李小龍熱幾十年如一日，真是一個奇蹟！——

說「奇蹟」其實也不準確，李小龍帶出來的功夫熱，是實至名歸。

這天。我與畫友漫步這海濱走廊，看到遊人如鯽，看到他們的愉悅，自己也沾染到不少快樂。

滑稽的「行人路」

前些日子有「台灣行」，除了看到那選舉的氣氛外，也同時花上三兩天時間到基隆等地看看風光。

台灣的交通，有兩點是值得稱許的，一是地下鐵的網絡，可以用「發達」兩字形容，那是說論地下交通網絡，是真正的流暢方便，而且舒適乾淨。這是事實。此外，台灣的斑馬線，很多都標示出過馬路時間（一些短小斑馬線除外），重要的，我仔細地看，無論是人是車，大家都很守規矩。在台灣，你不用唱香港那首宣傳歌——莫亂跑，馬路如虎口……

但有一項却是非常的令人氣餒，相信連台灣市民自己也大嘆「莫奈何」了，真是一個「死結」似的，誇張一點說：無論是台北、台中、台南，幾乎是沒有行人路的。

——怎麼回事？原來台灣舊樓多，門前那所謂屋簷下的「行人路」，都是屋主的「私家地」，不但高低不平，有不少更是「封」了作私人用地，根本不是行人路了，輪椅車無法穿過的。更搞笑者，本來不怎麼寬闊的這「私家行人路」很多時還擺上一部部電單車，儼然是一個個停車場了，剩下給行人往來走動的，幾乎連三尺寬也不到。

這樣的街道不是一條半條呀，有些城鎮更是佔去大半街道是這樣，這個「死結」，相信二、三十年後還會存在。

幸好我們香港不是這樣，從來都不是這樣，要不然，也不知如何是好。





有個出處

寫山水畫，畫面結構重要的就是山與水。寫水，很多時候會畫上瀑布。

從兩山之間，一道瀑布直沖而下會營造出很好美感，這瀑布無論是氣勢如虹地像李白的詩——「飛流直下三千，疑是銀河落九天！」抑或是流水潺潺，溫柔地從兩山之間輕瀉而下，這都給我們一個美的感覺。

可是，好些時候見到一些畫瀑布的畫面，那瀑布雖在兩山間瀉出，但之上却是什麼也沒有的一片空白（空白象徵天空），這有道理嗎？我們寫山水畫，無論是山是水，是遠是近，總得有個出處。瀑布的出處，亦即是源頭。源頭，可以顯現出來，也可以令人意會。但總不論「平地一聲雷」似的突然「橫空出世」。做人也是這樣吧，總得有個出處，這叫做合乎情理。



生命源起.....

· 馮 馮 ·

(本文節錄《內明》第一七〇期馮馮著述的「從生命源起與進化論試佛說起世經」)

大約在一千個百萬年前(一百億年前)，單細胞原生物從無性進化為有性生殖，由單細胞的獨自分裂成為兩個細胞的結合互相交換細胞核內的染色體，重新排列，然後分裂為新的後代，這種交換染色體的生殖方式，有優生的意義，有助於生存競爭及天然選擇，也是有性生殖之開始，逐漸發展而走向動植物兩途的分歧。

從地質學化石來觀察，已知最古老的多細胞植物化石，有七十五億年。即是說，大約七十五億年前，單細胞原生物進化為複細胞原始植物，形成特別的植物雙層細胞膜及複合形態。可惜多細胞的原始動物(軟體動物)沒有留下什麼化石給科學發現作為物證。植物與動物的分途進化，不停進行於中生代(Paleozoic)及新生代(Cenozoic)。

地球大氣層中，已經積存大量自由的氧氣，植物越多，放出氧氣越多，有利於多細胞的動物。因為動物的細胞內新陳代謝(Metabolism)作用需要氧氣來幫助從碳水化合物食物排出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則是植物所需要作為光合作用吸收碳而排出氧，故此動植物彼此是互相相依的，大氣中氧氣的積聚，在頂層形成了臭氧層(Ozone layer)，把宇宙輻射線吸收不少，減少了輻射對生物的細胞核內遺傳因基核酸DNA的傷害。有利於進化。

在「古生代」的寒武紀(Cambrian, Paleozoic大約三百四十五個百萬年前)，原始生物仍然居留於海洋之中，彼時的綠藻(Green Algae)出現。比最初的藍綠色小藻進步。綠藻可能是陸上植物的祖先。同時代，海中出現大批的軟體動物，也出現有殼節足動物(Arthropods)，成為現代

的蜘蛛，龍蝦，和蝦蟹的祖先，此時，在古生代當中最普遍多見的有殼節足動物是三葉蟲(Trilobites)，牠們現在早已絕跡，但是留下很多化石於巖層上。

隨之又有頭足動物(Cephalopods)的出現，最具代表性的是古代烏賊(尤魚)，那是在Ordovician紀進化的。然後，初期的脊椎動物進化形成(Vertabrates)，最先出現的是有鱗甲而無鰓的魚類，體外的甲層有保護作用，可避免被其他生物獵殺的危險。

隨後的「志留紀」(Silurian period)時代的巖石層，留下很多早期陸上生物的化石，已有脈骨系統(vascular plants)的植物化石，顯示着它們內部已發展了運輸營養及水份的管系，連結於根部與莖葉之間，而且葉莖外表有蠟狀分泌物保持水份，此種早期陸上植物，仍居於沼澤地區及海陸接壤之處。

在海洋上，生物不停地進化，此時出現了有鰓的披甲盾狀魚類(鰐魚Placoderms)，它是從無鰓有甲魚類進化來的，它既吃草(herbivorous)，也吃動物(carnivorous)，開了吃肉的動物先河，它兩邊各有一鰭，可以向岸上進軍，成為海中動物侵入陸上之始。

在泥盤紀(Devonian period大約三百九十五個百萬年前)，海中進化形成了許多種魚類，最重要的大事就是出現了有骨骼的魚類，牠們體內形成堅硬的脊椎骨及全身骨骼系統，牠們的子孫開始進侵陸上，享用陸上沼澤茂盛的植物，然後又回到海中居住，這種早期的兩棲魚類，可以在陸上生活，也可在海中生活，牠們的鰭內有堅硬的骨，可供其在陸上爬行尋覓食物。從一個沼澤到

另一個沼澤。有些兩棲魚類能適應沼澤水中含氧較少的止水環境，另一些兩棲魚類體內的氣泡（鰾），發展為肺，以便從水底浮到水面外來呼吸氧氣，這種就是有名的「肺魚」(Lunged Fish)，今日還可以在某些原始沼澤找到古代肺魚的子孫。中國大陸貴州的娃娃魚，與台灣中部的兩腳娃娃魚，同屬此類。

到了石灰紀(Carboniferous period大約是三百四十五個百萬年前)，氣候漸漸乾燥，植物從無種子化為有種子，出現了裸種(Gymnosperms)植物，即是不開花亦可結子的植物，例如針葉樹(conifer)一類的柏樹。同時，兩棲動物進化出現了爬蟲類(Reptiles)，牠們身上長着堅硬的厚鱗甲，作為保護，又可保持體溫，牠們生下有殼的蛋。於是，可耐乾燥的裸體植物與不耐乾燥的爬蟲類動物，漸漸進化到可以完全脫離水中生活，並可在陸上繁殖。

在古生代二疊紀(Permian period距今約三百個百萬年前)，沼澤地區的原始巨大蕨族森林被裸子植物所取代。兩棲動物與昆蟲都非常興旺，爬蟲類動物進化演變成許多種類。從地質學家發掘得到的此一時代的巨大爬蟲類蛋化石可資證明。此一時代出現帆背龍(Dimetrodon)，這是一種大蜥蜴(lizard)，它是進化的一個重要分叉點，從它開始，有一支動物進化走向哺乳動物，距今大約兩百八十至兩百二十五個百萬年前。

然後，到了中生代(Mesozoic)，此一時代為

時大約一百六十萬年，地質學上分為三個紀，這時代爬蟲類最多佈滿全球，被稱為「爬蟲時代」。

在三疊紀(Triassic period)距今約兩百二十五個百萬年前)，有些爬蟲類進化為能飛的原始鳥類，有翅膀，但仍是恐龍般的頭部與嘴牙。

此時，也有一些爬蟲類進化為哺乳類的動物。在三疊紀末期，另一些爬蟲類進化為巨大可怖的恐龍(Dinosaurs)，一些成為鱷魚。在植物方面，松，杉，樅，等森林出現。裸子植物之中出現紅木(Redwood)森林，「恐龍時代」是此一時代的別名，恐龍縱橫全球。

進入侏羅紀(Jurassic period約距今一百八十個百萬年之前)，過渡的哺乳類進化為哺乳類動物(Mammals)，體型甚小，有些類似今日的田鼠，牠們的化石在歐洲，亞洲，美洲均有被發現，在侏羅紀的五千萬年內，恐龍統治了海陸空。最小的有翼恐龍小如麻雀，大如蒼鷹，與始祖鳥並存。另外，在陸地上的恐龍，越來越巨大。在水中的爬蟲類以魚龍(Ichthyosaurs)與及豚龍(Plesiosaurs)為最多。前者後來進化為魚類，後者後來成為今日的海豚及鯨族。此時的始祖鳥類已脫下鱗甲，長出羽毛，但是仍保留爬蟲類的骨骼與四肢尾巴及嘴牙，在植物方面，銀杏(白果)出現，與蕨類同樣普遍。

在侏羅紀的哺乳類動物有好幾種，被稱為新生代哺乳類動物(Mesozoic mammals)，牠們以植

巧奪天工

我常覺得，冥冥中好像有一位「花神」在規劃一切花朵的。你怎麼會想到這些自然生長的花朵，無論從顏色上、從線條上看，都彷彿有一位畫師作好了勾劃然後擺上去的。

這真是名副其實的巧奪天工。

我們看一些花草樹木，不但看到它們枝枝葉葉的多姿多采，當然更少不了看到花朵爭妍鬥艷的「萬人迷」。



物為主食，以昆蟲為副食，彼時為數不多。

石灰紀(Cretaceous period)距今約一百三十五個百萬年前開始至六千五百萬年前止)來臨，在此七千萬年之中，太平洋海洋地殼擠向北美洲西岸，促成巖石山脈的隆起(俗譯為洛磯山脈Rockies)，在南邊，太平洋地殼撞向南美洲，促成安地斯山脈上升(Andes)。此一時代當中，恐龍橫行全世界，巨大的食肉的暴龍(Tyrannosaurus)高達六公尺(二十英尺左右)頭骨巨達一公尺長，又有劍龍、駝龍等多種，又有巨龜，巨蛇，又有飛龍(Pteramodon)等等。此時哺乳類動物仍然體型很小並未控制陸地，哺乳類開始進化為兩支：一支為有袋哺乳動物(Marsupials)，由於牠們體內沒有胎盤，故此必須在體外生出一個育兒袋來盛載其早產胚胎。今日的澳洲袋鼠等即是此類動物的後代。另一支進化為有胎盤的胎生哺乳動物。從發掘的此一時期化石來看，此兩支派動物差別甚少，唯一最顯著的區別是牙齒不同。

在石灰紀當中，植物進化到出現有花結子的包子植物(Angiosperms)，種子不再裸露，今日的植物有百份之九十六以上均是包子植物的後代。包子植物開花結菓，其花蜜吸引鳥類及其他動物，由動物昆蟲為之傳播花粉及種子，不必像裸子植物之雌粉靠風力傳播。同時，包子植物的花菓種子提供豐富的營養給鳥類及哺乳動物，刺激了牠們的繁殖。

到了石灰紀末期，恐龍類已經由盛而衰泯滅

殆盡。海中的鸚鵡螺(Nautilus)亦於此時絕跡，兩者均只留下化石遺跡，供現代地質學家發現作為證據。

恐龍類絕跡之後，減少生存威脅，有利於哺乳類的繁殖發展。甚至於在恐龍類滅絕未完之時，哺乳類已開始進化數種靈長類(Primates)，初期的靈長類動物體型不大，腦子亦小。

進入新生代(Cenozoic，距今六千五百萬年前開始，至距今五百五十萬年止)，哺乳類動物蓬勃繁殖，有些留在陸上，有些回到海中，有些向空中發展，於是出現古代巨象獠猛，古代巨鯨，古代角獸，飛行蝙蝠，飛狐……及吃肉的哺乳動物，此時進入「哺乳動物時代」，靈長目的發展進化尤其特殊迅速。

新生代分為五個時期：石灰紀(Paleocene)，始新紀(Eocene)，漸新紀(Oligocene)，新統紀(Miocene)，及鮮新紀(Pliocene)等。

地質學家發掘得到的最古的靈長目化石，是在北美洲洛磯山脈的白堊紀(Cretaceous epoch)巖層，和美國西岸的鮮新紀地層中，證明彼時已有地居靈長目，牠們體型仍不大，以昆蟲及植物為食，寒武紀出現的靈長目動物，有些在樹上生活，以花菓昆蟲為食。

從始新紀(約五千三百五十萬年前開始)巖層化石所見的靈長目動物，是樹居的，已進化發展了手及腳，亦有可運用自如的大拇指，及大腳趾，以利抓物攀樹，爪指進化為指甲，底下有肉

猪籠草

一看便禁不住笑了，這「猪籠草」真的很「猪籠」啊！我們不妨放下緊迫的身心，放鬆自己，到大自然去看看萬物生長，你會發現有不少趣怪現象。在花檔，看到這「趣怪之物」，立即舉起手機拍下來了，原因是有一位遊人正在問檔主：「這盤猪籠草賣多少錢？」生怕他買走，先讓我舉機拍下。



墊，更利於抓樹枝及食物，下肢較前肢為長，以便跳躍，兩眼眼眶已生長在前面並列，發展了立體視覺及深度判斷，便於在樹上跳躍。

到了漸新紀(約三千七百五十萬年前開始)，靈長目的嘴筒已進化為較短，眼眶骨完全長合，此時的靈長目較少倚靠嗅覺，較多運用視覺。

到了新統紀(約二千二百五十萬年前開始)，地球氣候因轉軸與傾斜角漸趨穩定而開始形成四季氣候，到處出現大草原。在非洲出土的化石，證明在此時期已有猿類(Dryopithecines，及Ramapithecines)兩種。牠們的化石，散見於歐亞非三大洲。這些原始猿類，牙齒相似近代猿類，但是四肢仍然像猴類。

到了鮮新紀(大約五百萬年前開始)，靈長目有一支進化為原始猿人(hominds)，其他的各支進化為猿或猴，原始人猿可以兩足站立行走(bipedal)，但是腦子仍很小，體型也很像猿或猩猩。在非洲出土的化石，證明這種原始猿人的存在，牠們已會運用樹枝作為獵具，在大草原上獵取動物為食。兩足站立行走，及互相分食獵物，是其漸漸進化為人類的特徵，也有些已經會用石器。

進入近生紀(Flocene距今約五百五十萬年前開始)，原始猿人已進化為原始人類，會用石頭製造刀斧等工具，開始游牧生活，漸漸會種植植物及飼養畜牲作為糧食，農耕生活大約在十萬年前已開始。人類已形成，一直在不斷進化之中，逐步進化到成為現代的人類，文明及文化則大約在

五六萬年前開始。

不過，各處的人類進化的進度參差不一，有些快，有些慢。一般認為這一世代的人類文明從一萬年前開始。實際上這就是亞洲及歐洲與中東民族而言。相信另有一些民族更早發展文明，不過已經泯滅，而另一些民族則進化較慢，到現在仍然停留在新石器時代生活方式，例如巴西阿瑪森河流域森林內的一些土著，澳洲的山地一些土人，菲律賓荒島森林內前幾年發現的石器民族。

上面說過，現代人類是從靈長目的一支進化來的，猿猴也是從靈長目的另一支進化而成的，這兩支十分接近，有共同的祖先——早期的哺乳類靈長目動物。所以，只可說人類與猿猴類由同一祖先分別進化而成，並不能說人類就是猿猴的子孫。人類與猴子是堂兄弟那倒是不錯的。

荷蘭人類考古學家李奇博士(Dr. Leaky)夫婦在非洲坦桑尼亞腹部發掘獲得原始人猿的頭骨及牙齒，經碳十四鑒定，大約為二百五十多萬年前的人猿。經生物學家研究，其頭骨與牙床都已接近人類，腦子份量也比猿猴為大，這是進化論的人類進化紀錄證據之一，比一九二零年在北京近郊周口店發現的北京人頭骨還早了一百萬年，爪哇發現的人猿頭骨也有一百萬年歷史，這些都是人類進化的歷史證物。



虛實相生

如果喜歡研究國畫的，當知道「虛實相生」四字，也會明白它是重要的美感之源。

請看本圖，枯黃葉，看起來很冷清孤寂，但與它共生共存的，却有一朵紅艷艷的花朵，一下子便沖破那份枯寂。兩者結合起來看便很有意思，——虛實相生不就是這樣麼！



態勢與準測

「一切宗教，都是生活態勢，不是人生的準測！」

寫下這句話，心有志忑，雖然是自己真心實意的「心中話」，但畢竟世間上存在並不斷發展的宗教很多，每個宗教，無論大小，都有自己一套「說法」的，也自然地把自己這一套說法視為「人生的核心價值」，甚至有「捨我無他」的「獨一無二」。——也不必舉什麼例子去說明這問題，大家心裡有數！

這些年來，個人較多接觸的是佛教與道教的一些文化著作，也涉獵一下其他宗教內容，無論哪教哪派，有一個共同點——基本上都有導人向善的一面。能「向善」則好，至於做下來是否真的做到這「本來面目」，甚或「是否另一個面孔」，那是另一個話題。不同的宗教，都有各自不同的「自我核心價值的宗旨」，不必硬要對方靠攏自己，也無必要用自己的「論說」去「量度」別人。各種宗教之間固然如此，即使是教內的派別之爭亦如是吧？

因此，筆者今天得到的一個看法，便是本文一開始說的這一句——

一切宗教都是生活態勢，不是人生的準測！

這是一種態勢，你喜歡這樣甚至熱愛這樣，你便依照着生活好了（當然是指「向善」的一面），這不是唯一的標準，也就是說：「這不是人生的準測！」

讓我再多說一句：我們民間的一些俗語、俚語之類的，很多時都甚有智慧，而且是一針見血地，不扮高深的言詞，更教我們拍案叫絕，留下難忘印象，譬如我在這篇短文裡所談的，用句廣東俗語去說便行了，這句俗語便是——

「同枱食飯，各自修行！」



「功德」這課題

對「功德」兩字，好些人習慣地有所誤解，把「福德」視為「功德」。也許，這個「功」字容易使人想到「功勞」，「功勞」兩字則指對外所做之事。

《壇經》裏，惠能引出達摩與梁武帝的一則對話，清楚明白地把功德與福德分別開來。

梁武帝說：「我一生都在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功德嗎？」達摩並沒有因為「你是帝，我便奉承你！」——

「實無功德！」達摩如是說。隨後便解釋「為何沒有功德」。

其實，是梁武帝誤解了「功德」兩字吧？倘若他說「我這樣做，有福德嗎？」這便什麼問題也沒有。惠能謂：「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何謂「法身」？原指「佛法為身」，我們也不妨理解為「自我本性」。我們說「功德」，實際上便是指在我們自己本性中行事，這與身外的求大有分別。對了，我們常說的一句詞語：「用功！」不就是說明問題嗎？「用功」，必然是指「在心底裏下功夫」。

惠能大師祇是在解釋一個詞語罷了，功德也好，福德也好，都是合於一個「德」字，都是好事。但如果祇具「福德」而沒有「功德」，在尋找自我、開拓視野方面便少了精進。可見，修福的同時，修身同等重要。

能夠在功德上修行的人，在行為操守上自然有所提高。惠能大師對此有個說法：「若修功德的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

不輕，指具謙卑之心，不會輕視別人，同時也會普通地對他人起尊敬之心。

修功德，不就是我們常說的修養嗎？

故，對於學習佛法可不要看得那麼神秘，它其實也是在向世人講述做人的道理吧！

在教導我們做人的同時，也教導我們處事方法，把這些道理與方法放在日常生活中去，真正可得大裨益。

倘若把「功德」兩字聯繫到書畫學習上看，又如何？

長期以來，在中國書畫方面有一個容易造成整體衰敗的做法，那就是把摹寫視為作品創作。其實，如果你對老師(或前人)這樣的寫花寫山水也「照辦煮碗」地照寫如儀，即使畫面構圖不是「依樣葫蘆」，但那種用筆、用墨、用色，以致表現方法，都是亦步亦穩地搬過去，這又怎麼可稱得上創作？

如果你問我：「這樣的作品有功德嗎？」我真會學達摩大師的說上一句：「沒有功德！」這樣的「作品」不是發自內心，沒有自性，你教我如何說功德？

尋找自性，這是一切藝術的最根本，亦不妨套一句流行用語，這叫做「核心價值」。

台灣夜市可「借鏡」

三年疫情過後，市面回復平靜，在平靜中如何振興經濟，成了首要任務。

特區政府發起一場「夜繽紛」活動，希望藉此把香港的「夜生活」重振起來。

在原有的夜場中搞起來，這無疑是較省力而又較易見效，祇是在操作過程中能否帶出一點新意，能否真正地帶旺市面？看來暫時未見此效，祇能說是在原有的平淡處境裡弄出一點生氣而已——看「廟街夜市」便曉得。

同樣是「廟街式夜市」，看來台灣是一個好榜樣。日前有台灣一遊，便趁此機會到多個夜市裡走走看看。

不看則矣，一看之下「嚇」了一跳，怎麼會「旺」到如斯地步。

——這不是指「士林夜市」了，那已經是較為落後，就像我們香港的廟街，沒什麼特別吸引的地方。我說的「嚇」了一跳，是指「饒河街觀光夜市」，

它同樣的在一座歷史悠久的廟旁，且也是在地鐵出口旁，交通十分方便。

我先到這廟宇參觀看看，對外客來說沒有多大特色的，都是一般台灣民間寺院。從寺出來後，就在旁邊開始進入這夜市了。這是剛好入夜時分，遊人已絡繹而來，八、九點時分，已可以用水洩不通來形容了，這是一條排列整齊的食街，十之八九都是小食檔，四行直鋪陳開來，比香港的廟街還要長，大概長逾一倍吧，你想想看，那最少也有逾千攤檔了。攤檔逾千，加上兩旁的店舖，這條夜市街最要緊的，是人頭湧湧，坐得滿滿的，秩序井然。眼見店員都低下頭來，低頭做什麼？——忙於操作，根本上忙到連抬起頭來抖抖氣也沒有。

這條夜市街也刻意地為遊客而設的，最重要是秩序很好。

你隨便的走走看看，行走這夜市街頭也得花上一個鐘頭。



我細心一點了解攤檔的食品，十之八九是台灣的地道小吃。你戀吃台灣的小食，這裡可謂應有盡有了。

我想到，如果我們廟街夜市的「夜繽紛」，有兩類小食是可成為「殺手鐮」的，一是真正的香港小食；再配合來自世界各地的「地方小食」，我們香港既稱為國際城市，如果能夠真正地形成一個「國際小食」的夜市，必然吸引遊客及本地人。現在是可以看到一點小貓頭的，但不是「大手筆」、「大氣派」的處理，成不上氣候。希望有關負責人真正地拿出真本領，得個講字是好無謂者也。

如果香港能成為「世界各地小食總匯」，那將是對吸引遊客來港有無可估量的吸引力。（可惜蔡瀾大兄今也老矣，如果以他十年廿年前的魄力，由他策劃處理，那是十拿九穩的成功！）





從象形到簡易

我經常認為：漢字的造字者真是有着無比的天份。文字是使用的工具，它既要達意、又要讓使用者應用起來既簡約又方便，這就真不簡單了。

我們且來看看這個「人」字，「人」之初，也像其他不少字的起源一樣，都是從象形開始的，因此一開始的「人」字便像一個人面向你站着——有頭，有身，有四肢，一看便知是「人」了。但如此「看圖識字」等於畫公仔，寫起來不是很不方便嗎？慢慢地便簡化開來。到了「甲骨文」年代，這人形的「人」，便簡約地祇剩下一副骨架，像個「大」字。發展下去，由於「人」字的「含意量」越來越多、越來越豐富，很多字都是以「人」作為部首，譬如「你」、「他」、「偉」、「仙」等等，很多很多，所以這個

「人」字後來便簡易地寫成一撇一捺這樣一個部首字。

這種從象形到簡易，不就是讓我們大感敬佩的地方嗎？可見造字者的「天份」是何等的高超。這是民間累積起來的智慧，不是三兩個「天才」的創作。說倉頡是創字者，也不過是一種「方便說法」罷了。

「馬」的聯想

從象形到簡易，也讓我們想到「進化論」，人的進化過程千千萬萬。億年以來，不斷地去蕪存菁才演變成今天的樣子。所謂「樣子」，不僅僅是說外貌，還包含了文化特質與科學的推進。

很多字的演變，都像「人」字那樣的演變過程，一步一步地從象形到簡易化的，隨便地舉個例子，——「馬」字就是這樣，開始時寫得像一匹馬，後來便簡化起來了，這同樣是為了寫作方便！「馬」字有趣的，是無論怎樣簡易，仍然顯露出一個馬頭的樣子，而下邊的四點，不就是象徵四條腿嗎？像「人」字那樣，也是屬於不少字的部首，「馬」字部首，隨意說起來便有：駛、駒、駐、驅，等等。全都與動有關的，也可見在古時馬作為交通工具是何等重要。